

东北绝唱： 赫哲族神秘的萨满舞

萨满舞的传承人葛玉霞

撰文·摄影
韩加君

我见到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萨满舞的传承人葛玉霞时，身着萨满服的她正在准备登上“乌日贡（赫哲族语，吉祥如意的意思）”大会的舞台表演萨满舞。细细打量葛玉霞，只见她身着多彩的萨满服饰，高雅迷人的气质让人对过去结绳记事的赫哲族有了全新的认识，恍惚间，我仿佛看到萨满的化身从遥远黑龙江畔的原始森林中向我们舞动着走来……

认识赫哲族

在中国56个民族中，赫哲族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现有人口4 600多人，同鄂伦春族、门巴

族等民族一起被称为我国的“六小”民族。

然而，小有小的特点，小有小的优势，赫哲族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呢。先说赫哲族的名人吧，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作者乌白辛是赫哲族，著名歌手韩庚是赫哲族，著名书法家哈普都·隽明也是赫哲族，其书法作品朴拙苍古、严整端凝。再说赫哲族的歌，著名歌唱家郭松唱的《乌苏里船歌》，就是以赫哲族集聚的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八岔和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的人文风情为背景创作的，反映了赫哲人的幸福生活，这首歌穿越时空，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扬。至于赫哲族的文化，那可像天上的星河，

璀璨而多彩，比如被称为“东北绝唱”的萨满舞，赫哲族的口头说唱文学《伊玛堪》；比如赫哲族的饮食文化“刹生鱼”，赫哲族的穿戴文化“鱼皮衣”。赫哲族可以向世界和世人展示的，还有渔猎文化、婚庆文化……赫哲族多彩的民族文化，丰富着中国的民族宝库。

“赫哲”意为“下游”或“东方”，其含义表明了该民族一直在黑龙江下游、祖国东北部边陲生活的历史。

赫哲族有史以来便居住在三江流域。所谓的“三江”，就是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条美丽的大江，在祖国的大地上流淌着富饶和美丽。由于临江而

赫哲族的集聚地——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渔乡宛如世外桃源



居，赫哲族在历史上有着“鱼皮部落”之称。1949年以前，赫哲人穿着的衣服多用鱼兽皮制成，鲟、大马哈、胖头等鱼的鱼皮都是常见的制衣材料。在与自然相伴共生的岁月中，赫哲人将鱼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做到了极致，他们制作的鱼皮衣具有美观、结实、耐穿的特点，而且鱼皮服饰轻便，在滴水成冰的冬季不硬化，尤其在冰上捕鱼时不沾水结冰，赫哲人的聪明才智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过去的赫哲人生活和生产充满了悲壮，然而，他们没有停止过奋斗，他们用生命抗争艰辛，书写着民族的进步和文明。新中国成立后，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阳



赫哲人的剪纸作品——猎捕



鱼皮衣



鱼皮画



赫哲人祭祀的木人像

光雨露，赫哲人迎来了民族的真正兴盛，他们走出地窖子，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同江市八岔赫哲乡的渔民，20世纪80年代中叶便住进了二层楼房。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赫哲族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从渔乡走进大学的赫哲人不胜枚举。

赫哲族的生活因为三江的

滋润美丽而富裕，就像著名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唱的那样——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赫哲人的捕鱼图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每年谷雨时节，黑龙江在经历了长长的冰封千里之后开江跑冰排，冰排撞击声犹如捕鱼的春汛，许多赫哲人驾着捕鱼船，顶着早春的寒冷下江捕鱼。开江鱼味道鲜美，鲤鱼、白鱼

每公斤能够卖到120多元。赫哲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是他们的性格，他们不畏春寒，在大江上忙碌着、捕捞着，靠着捕鱼，许多赫哲人的日子殷实起来。

江边的赫哲人最喜爱的季节就是每年的十月，这个季节是赫哲人最为舒畅的季节，这个季节既是时令的收获季节，更是赫哲人捕鱼收获的季节，被赫哲人称为“渔期”。从鞑靼海峡逆水而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产卵的大马哈鱼让赫哲族渔人喜不自禁，他们在江里放下长长的渔网，捕捞着大自然的馈赠，捕捞着欢欣幸福。每当夕阳沉入江中的晚上，捕鱼的“马嘟噜”在江水的承载下飘摇，渔民愉快的歌声伴着船桨摇动，那种旋律让人心醉。能歌善舞的赫哲人，用歌声和舞蹈装点生活，他们在黑龙江江边的网滩上燃起篝火，篝火

三江的滋润为赫哲族带来富裕的生活，图为街津口旅游景点——钓鱼台



上支着铁锅，锅里飘着诱人的芳香——这芳香是江水炖着的江鱼散发的。赫哲人围在熊熊的篝火旁边，一面饮酒一面放歌：

“啊啦赫、赫赫呢娜！啊啦、赫赫呢娜，黑龙江水浪打浪，浪花里飞出那尼傲的歌，歌声绕着渔船儿飞，赫哲人的幸福生活比大江长。”这怡人的歌声，让黑龙江水也为之动容。

赫哲族居住的黑龙江省同

江市街津口渔乡、饶河县四排渔乡，画山绣水，美不胜收。在因暴殄天物而致使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当今时代，赫哲族提倡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他们的生活环境幽雅宁静，宛如世外桃源一般。为了保护生态化境，如今的赫哲族，许多人走下了捕鱼船，有的发展服务业，有的从事民族

文化传播事业，在开放发展的路上迅速奔跑。随着街津口、八岔、四排三个赫哲族乡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赫哲人的身旁观光旅游，赫哲人的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们巧打旅游牌，做足赫哲族文化的文章，开发桦皮画，制作鱼皮衣，这些民族特色浓郁的产品深受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于是，国内的游客纷至沓来，国外

篝火晚会上的热闹情景



的游客比肩接踵，人们来赫哲族渔乡听渔歌、品江鱼、赏异域风光，醉倒在赫哲人的热情友善之中。上一顿的酒劲还没解，这一顿的好酒又摆上了桌，自然，有烤塔拉哈（赫哲语，烤鱼）和刹生鱼相伴，还有动听的《伊玛堪》以及神秘莫测的萨满舞……



正在表演萨满舞的葛玉霞



赫哲人与萨满舞

“巴哈恩都力民都
爱机哈特布衣尼
民扎嫩扎嫩西特
爱机班特布衣尼
刻拉都恩都力毕勒
恩都力刻拉都毕勒衣
民革仑古仑都爱班特布衣尼
恶机班特恶力爱依
哎！……
……”

晚霞映红乌苏里江的时候，神采奕奕的赫哲人葛玉霞跳起了萨满舞，她边舞边唱。

葛玉霞告诉我们，这些拗口的字句是萨满舞的唱词，大意是：“神哪！给我们幸福吧！给我们子孙幸福吧！有神在我们身边，我们子孙万代生活越来越美好！”

那些会跳萨满舞的赫哲人听到这首他们耳熟能详的赫哲

族萨满“跳鹿神”《求天赐福》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当他们跳起来的时候，再现的是赫哲族萨满舞“跳鹿神”的原始风貌，展现的是赫哲族豪爽乐观、能歌善舞的特性，萨满舞被赫哲人演绎出了时代风采。

研究赫哲族历史，其中关于萨满教的记载脉络清晰。据史料记载，赫哲族信奉萨满教可追溯至5 000年以前。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完达山脉，是今日赫哲族的先祖——肃慎人所居之地。乌苏里江畔，黑龙江省饶河县作为赫哲族居住地，可以根据1980年小南山前出土的猛犸象门齿和臼齿、股骨及凝灰质岩打砸器，证实这里一万年即有人居住。另据1991年小南山顶发掘的二人合坟墓所出土的石器和玉器，证实为五千年前之古墓。这些历史遗迹，据考证是赫哲先祖



萨满舞是赫哲族祈求佑护的重要仪式

肃慎人留下来的。

赫哲人为什么信奉萨满教呢？萨满教又为何以萨满舞的形式流传至今呢？据历史记载，赫哲族萨满舞“跳鹿神”流传至今经历了从需求再到需求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众所周知，赫哲人久居三江流域，这些区域在过去是远离城乡的地方，没有交通，没有医疗，人们遇有疾病、疫情，除了靠生命的力量抵御，剩下的就靠向萨满求助，这就是赫哲人对萨满的需求。

葛玉霞介绍，过去赫哲人认为，小孩一生下来就有“魂鸟”，一切疾病都是由鬼怪拽走人的魂灵造成的。因此，他们笃信只有萨满才能治疗百病，于是有了病便找萨满跳神。赫哲族的先祖所居之地属于萨满文化区。在他们的神话世界中，动植物、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祖先等，凡是在人们的经验范围中出现过的事物都有其自己的神灵，人们通过相应的仪式来祭祀它们，以祈求它们或者帮助人类，

或者不要给人类带来危险和灾难。这是多么美好的期待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萨满舞因此成为赫哲族求神佑护、驱鬼辟邪、免除灾难，让老百姓幸福安康的重要仪式，表现出赫哲族挑战自然灾害、疾病、恶势力，并为之抗争的勇气和意志。

有了需求的土壤，萨满教和萨满舞在赫哲族集聚的地方成长着、壮大着。赫哲族以萨满文化为精神渊源，形成了以萨满舞为主干的生活寄托以及文化基



萨满舞的表演磅礴大气



础,后来,这也成为赫哲族舞蹈艺术的来源和脉络。

2013年6月23日,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办的赫哲族全民族四年一届的乌日贡大会上,我看到了原生态的萨满舞表演。以葛玉霞、吴宝臣等为代表的赫哲族萨满舞传承人以矫健的身手,向人们展示了萨满舞的风采和魅力。

只见他们进入萨满跳神时的境界,全副“神”装,胸前背后挂着铜镜,腰系腰铃,脖子上挂着布克春、萨日卡、额其和三种神,“爱米”供在舞台上。作为萨满的他们,手拿神鼓以通神;还有神刀、神杖、龙头杖等神具和祭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尤其神鼓神咒的声音,很容易将人引

入幻境……

在萨满舞蹈中,头部的表现形式比较鲜明,其中头饰主要为羽毛和鹿角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原始社会中都具有某些通神的神秘色彩,而不是简单的装饰物。萨满舞蹈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不同舞者的舞蹈语言各有特点,而且萨满在整个巫术活动过程中的舞蹈语言也是变化多样的。群舞的动作比较简单,尽管舞者很多,但动作变化不多,大多与祈祷动作相似。据介绍,跳神时除萨满外,还有“二神”也是其助手。治病时,“二神”在病人背后,两手扶在病人的肩上,萨满请神,边敲鼓边唱说,依次猜测是什么鬼在作祟,据说猜中了,“二神”便发觉病

人的双肩抖动,告诉萨满请神驱鬼。葛玉霞向我们介绍着萨满舞的特点,辅以肢体动作。

萨满于春、秋时节“跳鹿神”,也称跳太平神,意思是求神驱鬼消灾求福,保护全村人丁兴旺,祈求渔猎丰收。有群众集体参加,是很隆重的宗教仪式。具体时间由萨满确定,预先通知大家,如有还愿者准备祭品。

“跳鹿神”之日,萨满全副神装,请年轻力壮者手执鸠神杆、鹰神、神偶、神刀击鼓,从萨满家中边跳边唱鸠神歌而出。在屯中跳,到其他人屋内跳,所去人家早有安排,其户数为单数,甚至有的去几十里以外的村屯跳,据说可赶走藏在各村屯里的鬼怪和病魔,以保护人口平安。原

萨满舞传承人吴宝臣带领团队表演



来患病许愿而病愈，求子许愿得子者，都在跳太平神时还愿，显得更加热闹。

葛玉霞和吴宝臣告诉我们，萨满共分三派：河神派，神帽的鹿角各一枝；独角龙派，神帽的鹿角左右各二枝；江神派，神帽的鹿角左右各三枝。当看到其神帽上的鹿角枝数多少，即知其派别；见到其鹿角枝的叉数多少，即知其品级高低。由于居住区域不同，其能力大小，所执行的神职也各异。萨满舞是萨满信仰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为巫师在祭祀、请神、治病等活动中所做的舞蹈表演。萨满舞在祷词、咒语、吟唱和鼓声中进行，主要舞段在表现神灵附体时跳出，这时鼓声急促，舞蹈激烈，充满神秘色彩。萨满舞在舞蹈语言、舞蹈道具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反映出渔猎社会发展阶段的状态、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如今，随着赫哲人的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已经很少有人找萨满跳神，就连萨满也几乎找不到了，萨满舞开始作为赫哲族民间艺术流传。赫哲族萨满舞作为萨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宗教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因理性精神和现代社会制度而逐渐丧失，但其作为民族传统和艺术的积淀却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教育、文艺创作、表演、文



诞生于说唱世家的葛玉霞，从小就有表演萨满舞的天赋，现在更是积极加入到抢救萨满舞的行列中

化遗产的保护等形式而获得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东北绝唱”再传唱

赫哲族的萨满舞，服饰华丽、绘画诡奇、史诗雄浑、图腾狞丽、音乐激昂、舞蹈飘扬，堪称“东北绝唱”。

然而，让人忧心的是，半个多世纪来，赫哲人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上，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山中无野兽了，江里的鱼越捕越少。至于萨满舞，能够舞动的人也是越来越稀缺。中国黑龙江流域是萨满文化的发源地，作为蕴藏着丰富绚丽的萨满文化资源的赫哲族，萨满舞大有失传成为“绝唱”的迹象。

为了抢救濒临失传的萨满舞，黑龙江省将萨满舞作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挖掘、传承以及保护。黑龙江省全力支持赫哲族打造了“乌日贡”大会这个民族文化展示和传承的舞台，光大赫哲族文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是“乌日贡”大会，使赫哲族萨满舞开始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现代赫哲族舞，乃至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体系的建设中，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个富有特色的成分。

赫哲族集聚的黑龙江省同江市饶河县组织赫哲人全力抢救赫哲族文化遗存，包括萨满舞、《伊玛堪》的抢救保护正按照规划有序向前推进。

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主体的赫哲人，积极加入到抢救萨满舞的行列之中。葛玉霞和吴宝臣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乌苏里江畔，葛玉霞向我

们敞开了心扉。

“我从小就喜欢赫哲族舞蹈，每逢族内有萨满歌舞活动时，我都兴致勃勃地与小伙伴们一道跑去观看。”葛玉霞出生在赫哲族的一个说唱世家，父亲葛德胜、二叔葛长胜均是赫哲族著名的民间说唱艺人，1952年10月1日，葛德胜以赫哲族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与周恩来总理碰杯饮酒、合影留念。耳濡目染，葛玉霞从小就有表演萨满舞的天赋，还是小学生的她，第一次听到父亲在唱《伊玛堪》时，就被《伊玛堪》的动人曲调和抑扬顿挫的节奏所吸引，竟跟着父亲的节奏起舞……

“可以说我跳赫哲族萨满舞是得益于我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教我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动作。”后来，葛玉霞在父亲的传授下学习赫哲语并听懂了《伊玛堪》里歌唱的英雄莫日根的传奇故事，她立下誓言一定要将父亲的说唱艺术以及赫哲族的《伊玛堪》和萨满艺术传承下去……葛玉霞有幸在父亲还健在时，与父亲合作表演过一次。

那是在赫哲族的盛大节日“乌日贡”会演中，葛玉霞担当领舞，带着二十多人，随着“跳鹿神”的音乐旋律、歌词和节奏，尽情表达着赫哲族崇尚大自然



葛玉霞带领其他传承人表演

的激情……最后父亲的说唱及女儿的舞蹈全都得了奖。

“父亲看到我们跳的赫哲族萨满舞得了奖很高兴，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他很郑重地跟我说：‘你该有一个赫哲族名字了，就叫葛依克勒胡萨吧。’那年我三十二岁……”

从十八年前的那天晚上开始，赫哲人葛依克勒胡萨便渐渐成了萨满舞的领军人物，她的萨满舞跳得充满激情，如痴如醉。

如今葛玉霞最亲近的学生便是自己的女儿，葛玉霞希望并相信女儿这代年轻的赫哲人能将赫哲族的萨满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2007年，黑龙江省政府授予葛玉霞“赫哲族萨满舞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的吴宝臣也是一位优秀的萨满舞传承人，他是目前是全乡跳萨满舞跳得最好的赫哲人之一。

吴宝臣告诉说，萨满舞有固定的招式，但到了现代，更多地表现为即兴表演。“萨满舞刚跳时挺吓人的，但跳着、跳着，那种压抑和恐惧就烟消云散了。到了一定程度，人会进入一种充满韵律的状态，仿佛与神相通了，自己也成了神。”吴宝臣告诉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神存在，但跳萨满舞确实能达到常人无法体会到的意境。

在乡里，有四个跳萨满舞的

成手，还有六个小青年是吴宝臣的徒弟。“萨满舞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面前的任务挺艰巨的。我盼望着徒弟们能尽快学有所成，让萨满舞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世代相传下去。”

让人欣喜的是，吴宝臣的两个漂亮女儿都会跳萨满舞。她们大学毕业之后，有时间就加入到萨满舞的表演队伍里，为游客们献上舞姿，献上萨满舞的原生态，献上赫哲族萨满文化。

2013年6月22日，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办的第九届赫哲族“乌日贡”大会上，我看到了年轻的赫哲人集体表演萨满舞时的动人景象，整个萨满舞表演气势宏大，招式到位，令人震



青年一代加入到萨满舞抢救的行列

撼。有了这样的传承，萨满舞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形式将更加吸引人，展示出独特的赫哲族文化魅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更加灿烂辉煌。■

作者简介

韩加君，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青岛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背着唐诗走西欧》、《劲舞长镜唱大风》等作品集。

(责编 李瑄)



赫哲族年轻的萨满舞传承人